



竺摩长老



著作：佛教教育与文化

佛教教育与文化

佛陀教育原则与方法

印度是东方的文明古国，文化思想开化甚早。但到了佛陀时代，文化思想更为前进与开明；因此佛陀的教育思想与作法，亦是极开明的，而且还是极民主化与大众化的。

古代的人类，在社会阶级的特权之下，他们所过的生活，有许多是极不合理、极不平等、极不自由的。自从十八世纪末叶，人类的思想已渐接近科学文明，开始注意到人权的提高与发展。法国哲人卢梭著民约论，揭发人类天赋权利平等，应绝强弱高下之殊，便无相侵相夺之患。当时不过是他个人的一种理想，却酿成了后来欧洲革命的动力。一七八九年八月，法国议会决议立宪，发表「人权宣言」，更掀起了民主自由的风气。后来美国人唱民治、民享、民有的学说，主张「民族自决」，争取民族独立；而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亦作三民主义，提倡五权宪法。其属于人民的叫做政权，属于政府的叫做治权；且把「权」之与「能」，分得清晰有理，更是

2

民权主义的特色。尤其在政权上人民一律平等，则古代所谓贵族社会的特权，剥削劳动大众种种不合理的措施，皆不能存在了。

但据近代研究历史的学者所揭发，民权思想的言论行动，不是近代才有，远在中古时代早已有了。如我国的孔子，是两千四百年前的哲学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他的学说思想，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甚大，但也有许多人以为孔子是专制时代的礼教人物，是宗法社会的遗孽，非要「打倒孔家店不可」；其实呢，平心而论，孔子的学说思想，早已注重到人权。近阅高葆泉先生作「孔子的平民化教育」（见南洋商报一九五七年元旦特刊），他说：「孔子在两千数百年前，已知注重人权。他的政治论以天下为公、世界大同为目的；他的伦理学，是以仁爱为主旨；他的教育是极端的平民化。虽时至今日，他的学说价值仍然存在，真是值得我们崇拜与效法」。孔子固然伟大，可是在孔子以前的佛陀，确亦早已提倡民权，不但在言教思想上极端平民化，且在身教上，还是民主生活的实际行动

者。今仅就 佛陀的教育原则与教育方法，略为一说：

（一）教育的原则

3

佛陀虽然生於王族，受的是贵族教育，但到了他自己设化施教的时候，却是完全站在平民教育的立场上，施设平民化的教育；或者亦可以说，印度到了佛陀时代，贵族与平民两个名词，已不是对立的存在，因佛陀主张慈悲平等，对贵族与平民是一样看待，故所施的教育，亦是一律平等。因此我们研究佛陀的教育原则，最少亦可以举出以下的四点：

(1)无阶级的限制：印度古代社会有四姓阶级，世袭不变，其中以婆罗门最尊，谓是梵胤，坐须专席，不与余三姓同行；而最贱的首陀罗，生杀任人，虽有优秀子孙，亦无权利享受优良教育，更无再生之希望。但到佛陀出世，既主佛性平等之说，打破社会严酷的阶级，同时复普化一切，没有等级的分别，亦无贫富的限制，而且还从自己的团体里做起，以示范於人。阿含经说：「四河入海，同一咸味，四姓出家，同称释种」。所以在佛陀的教团里，大家是受同等的教育，同等的待遇，过的生活完全是一律平等。最贵的王族固可以学佛受教，最贱的首陀罗，亦同样地可以学佛证果。在论语卫灵公篇，说孔子的教育原则是「有教无类」，这与佛陀的教育无种类阶级的限制，极为相近，而其推行的程度，还不如佛陀之广泛普及，深入民间。

(2)无条件的教授：佛陀的教育，可说完全是为教育而教育，他不同世

4

俗办教育的人，带有多少功利观念，而完全是「施恩不望报，望报不施恩」的。所以佛陀的十二分教之中，有一分的教法，叫做「无问自说」，自己觉得有需要讲的道理，而这道理又是人生所必须要知道的，义之所在，责无旁贷，不待人来求教，也要自动的无条件的去讲给人听，全出於慈悲仁爱的一念。在涅槃、维摩、无量寿诸经中，佛陀还劝一般菩萨弟子，自动地为社会服务，所谓「菩萨为众生作不请之友」！不请之友，即是职责所在，自己自动地为人义务讲解，不求图报。

在我们中国古代，珍贵的图书，都收藏在皇帝的府库里，或国家的图书馆里，有专吏看管，不消说除了贵族子弟有权阅读，一般平民是享受不到的。但到了孔子时代，他居然能周游列国，向人民公开讲学，把贵族的图书，介绍到民间去，足见孔子的可贵。孔子在论语述而篇尝说：「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」。束修的修，据说文解字说，是「乾肉条」。每条长一尺二寸，合现代的中国尺九寸六分，宽度不拘。肉条的弯处为胸，直处为尾。十为一束。那一束就是十条肉乾。高葆泉先生说：「十条肉乾，像颜渊原思那样穷，亦可以拿得出」。这因为古代重礼仪，见面须有礼物，何况拜见老师？而穷的人只拿出十条肉乾，孔子亦不嫌其礼轻，未尝不教诲他。这在「学不厌，

教不倦」的孔子，已算是难能可贵；可

5

是佛陀当时教人，照现存的佛经研究，完全是没有条件的，只要你发心来学，不论贫富智愚，一律诲之不倦。看上面的「无问自说」，「不请之友」，也可以思过其半了。

(3)无嫌恨的感格：古往今来的大圣人，最有容人的雅量，敢说是佛陀第一。佛陀对人第一有慈悲心，第二无瞠恨心，所以他含容一切，普度一切。如果他如梵天上帝那样，信他的携上天堂，不信的打入地狱，他就慈悲不普，失其佛之所以为佛的要素了。因此，佛陀对一般好人固要教育他，对那些坏人，甚而或想害他的，对他采取敌对行动的恶人，他也不起怒恨心，一样地要教育他，感格他。金刚经说：「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，我於尔时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何以故？我於往昔节节支解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瞠恨」。这是佛陀说他在行菩萨道时，对于残害他的人也无瞠恨报复之心。就是佛陀当时在印度，教化恶人，也有很多例子：一如菩提树下修道，魔王恶意破坏，佛入慈心三昧，丝毫不动念头，弄到恶魔也非佩服敬仰他不可。二如佛的堂弟提婆达多，无恶不作，屡次害佛，佛不但不怒恨，反以慈忍心种种教诲他，要他改过，要他觉悟。三如鸯屈摩罗听了邪师的邪教，要杀千人，聚指为，供养梵天，希图徼福，最后追杀佛陀，佛也不嫌恶他，且同他说法，

6

教他辨邪正，明是非，结果感悟了他，使他重新做人。这都是佛陀施行感化教育的成功。

孔子对于教化恶人，也有这种类似的雅量。如论语述而篇说：「互乡难与言。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子曰：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，不保其往也。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；唯，何甚？」。这意思是说鲁国有个村庄叫做互乡，互乡村里多是蛮不讲理的恶人，有一次那村里有年轻人来求见孔子，孔子接见他，许多门人都疑心这样的坏人，为何老师都要接见他？孔子说：「你们太过了！人家来求见我，必有改悔之意，这时他的心是洁净的，我嘉许他的洁心，所以许可他来见我。至于他未见我以前，甚至他离开我以后，他的行为怎样，我何必担保他呢！」孔子能成人之美，不咎其恶，所以成其伟大。高先生说：「大凡世界上的人：有的幸灾乐祸，故意引诱人犯罪的；有的对于罪恶的人，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；也有的嫉恶如仇，对于犯罪的人不是冷嘲热骂，就是用严厉手段对付。这三种人，都失去了人类的爱。惟独孔子，以为人是我的同类，他犯了罪，我们应该伸出慈爱之手，加以拯救抚摩，让他改过迁善，变成好人。可见孔子不但教育好人，还要教育坏人。他的心肠何等热烈，何等慈爱」。能扩展儒的仁爱，便是佛的慈悲，所以真儒心与真佛心，是没有多大距离的；所距离的

行动的程度浅深与彻底与否耳。

(4) 大众化的讲学：佛陀自三十岁成道，到八十岁泥洹，中间四五十年 的时间，都在印度各城市和各乡村讲学、行化。他所讲的道理虽然很深， 但都是引用民间故事、譬喻、因缘，来做深入浅出的启导。佛的十二分教 中有本生经、本事经、因缘譬喻经等，都是大众化的说法。至於他清心寡欲，知足常乐，所过的云水生活，比一个穷苦的人民还要清淡。如孔子讲 学齐鲁各国，生活亦极平民化，跟随他的学生有贵族也有平民，有老的也 有少的，而他自己出游，只不过乘了一辆马车而已。这在古代，已是难能 可贵，但若与佛陀一比，觉得佛陀又有更过孔子的地方。佛陀游化民间数 十年，只有日中一餐，树下一宿（为戒除贪恋心，还有空桑不许三宿的戒 条），三衣一钵之外不蓄长物，不消说连一辆马车也没有，有的只是他随 身的「安步当车」的两脚车而已。当年一个可以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」 的太子，为了教育群众，与群众讲学，为社会大众服务，过起这种平民化 的云水式的流动生活，又岂是常人可以做到呵。

（二）教育的方法

佛陀讲学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多会，阐述了很多道理，若论他的教育 方法，亦多至不可统计。所谓「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」。法华经说： 「诸佛智慧，其深无量，其智慧门，难解难入」。因佛陀悟彻人生原理， 根本的智慧深广无量，所以从这智慧所起的方便作用??教育的方法和技巧，亦有种种不同，演绎之，可有八万四千法门，归纳之，亦唯五乘三学 而已。今约略言之：

(1) 教育宗旨在即人成佛：佛陀一生说了很多深奥的道理，但是他劝人 修学，应该脚踏实地，从最浅近、最切实、最平稳的做人的方法做起，如 果人都做不好，希望做佛，那是很幼稚而可笑的举动；换句话说，你若把人 做好，人格升华到极点，也就是佛格完成了。例如佛教勉人先修五戒、十善的人天二乘，为出世三乘的阶梯，没有这下二层的阶梯就爬不到上三层 三乘的顶楼；同时想建五楼而不先打定基地，空中楼阁也就无从建筑起 来。而这人天乘法的五戒十善，也等於儒家的三纲五常、四维八德之类，这 是做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。像孔子在论语学而篇说：「弟子入则孝，出则 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；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」。年轻的人在家要孝 顺父母，出外要恭敬长辈，行为要谨慎，交友要讲信用；还要普遍的爱人 ，和有道德的人常相亲近。做到这些之後，再去学习一切文学典章，文化

政事。可见孔子的教育宗旨，也首重做人，其次才追求知识。佛陀亦常告诉弟子，每天把工作的时间用二分来学佛学，一分去学世学。把多点工夫注重学佛，即是注重先学习做人的方法，磨练做人的品格，因佛学就是实践的道德学、伦理学、教育学。

(2)教育方法契理和契机：佛陀教育的方法，有一个标准，即是他所说的话，一面要契合一条「法尔如是」的真理，一面又要适宜大众的程度，决不会对浅人说深法，或对深人说浅法，各不投机。考查佛在印度一生的说法，可以总摄为五乘法，按照受教育者的程度，循序渐进：一、人乘法如幼稚园教育；二、天乘法如小学教育；三、声闻乘法如初中教育；四、缘觉乘法如高中教育；五、菩萨乘法如大学教育。依照中国佛教分宗判教的方式，亦可以找出佛陀对机施教的线索。如唯识宗把佛的一生施教，判为三个时期：一、说阿含的有相教；二、说般若的无相教；三、说深密的中道教。如天台宗判释佛陀一代的说法，为五时八教。由华严时而阿含时，而方等时，而般若时，而法华涅槃时。其间还分有藏、通、别、圆、顿、渐、秘密、不定的八教。如华严宗则分佛法为小、始、终、顿、圆的五教。虽各宗派因观点不同，所判有异，而在无论那一种的说法之中，都可以看出佛的设化，是「应机施教，对症下药」的一种作略，套一句现代

新的名词，即所谓「教育法」。

(3)戒定慧三学兼施并重：佛施教，注重三个步骤：首重品德的修养，说有戒学；次重身心的训练，说有定学；再重理智的掘发，说有慧学。论语述而篇说：「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」。高葆泉先生解文是關於知识方面的训练，行是關於体育方面的训练，忠信是關於作人方面的训练，屬於品德。这与佛陀的三学并重，也颇相近。

近代西洋的新教育法，多注重智育与体育，對於德育不大留意，所以会造成学风不良，青年堕落，教育濒於破产的危机。近年来有心世道的教育家，鑑於受过新教育的人道德观念薄弱，所以亦提倡智德体三育并重。且有在三育之外再加美育和群育：盖美育的训练，能陶铸性灵，亦可以使人生趋於真善美的至境；群育则使人相爱互助，和谐合众，更为人生所需要。所以地无论中外，时无论古今，教育家的见解，终归相近，是亦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」。不过佛陀的三学和普通的三育还有不同处，是有浅深的两部分，就其浅的一面观，可与世间的三育相提并列，自其深的一面观，则三学为出世的无漏净法，出生佛果一切功德庄严，远非世俗的三育工夫所可企及。但是佛陀告诉弟子，须先做到世间的有漏的三育或三学为基础，进一步才求出世的无漏三学，虽然无漏三学非一蹴可就，而须先从

世间有漏的三学做起，仍是浅近而切合现实大众修学的。

(4)辅导自学的自我教育：颜渊在论语子罕篇说：「夫子循循善诱人」。高先生说：「循循及诱字用得最好。孔子的教学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辅导学生学习，而绝不采用呆板的注入式」。论语述而篇曾引孔子说的话：「不愤、不启；不悱、不发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」。高先生说：「这段意思是学生对於不明白的（道理），有愤恨焦急的心，孔子才加以启示。学生口里愿说的话，但是讲不出来，孔子才帮忙他，让他能够说出来，举一个例讲明後，其他类似的问题必须由学生自己去解决。如果不能根据同理解决，是他不用心的缘故，所以孔子也不再告诉他，让他自己觉悟」。这与孟子「教亦多术矣，予不屑之教诲也者，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」的意思相同，是用一种不教诲的方法，逼使学生醒悟自己不用功的过失而去用功，并不是真的不教诲他。

在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中，说佛教弟子有四记的方法：一是一向记，对方问的道理是合理的，向来都是这样的，就这样做合理肯定的答他；二是分别记，对所问的道理对不对，须要分别的，就分别答他有对的，有不对的，不一定的；三是反问记，是对方故意戏论问难，就照他的话反问他，要逼出他自己的过错；四是置记，是对无理的问难，置之不答，要对方

自己反省。这第四的置记与第三的反问记里面，都含有孔子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」和孟子「予不屑之教诲也者，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」的教学方法。又摄大乘论中佛说法有「四秘密意趣」，含而不发，亦寓自学、自教、自悟之义也。

佛陀在许多经典里，不但辅导学生自学，而且还完全地提倡自我教育。如阿含经说：「自依止、法依止、莫异依止」！很明显的叫学生提高自我警觉，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对佛法去做举一反三的工夫，不好专门依赖他人！又在阿含经中，佛教弟子修学的方法，第一要自调，自己来调伏身心，不被外境所转，飘堕邪恶之所。第二是自净，自己来清净身心，身心清净，则世界亦清净。第三是自度，自己努力，度脱众苦，不必仰赖他人的鼻息。这些说法，都是佛为辅导学生，展开自我教育，揭发自我教育的重要性，而其所讲「自依止，莫异依止」，以及自调、自净、自度的道理，都是浅近切实富於人情味，且极合民主教育的原理，大众化而易於实践的。所以佛陀无论在教育原则或教育方法上，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极民主，极平民化教育的创垦者、推动者、实践者！

（曾刊海潮音月刊第三十九卷三月号，在夏岛教育会讲）